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元史卷一百四十三至
六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五百二十二

史部

元史卷一百四十三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三十

馬祖常

馬祖常字伯庸世為永古特部居靖州天山有實喇濟蘇者於祖常為高祖金季為鳳翔兵馬判官死節贈恒州刺史子孫因其官以馬為氏曾祖伊克紐爾從世祖

征宋留汴掌饋餉官禮部尚書父潤同知漳州路總管

府事家于光州祖常七歲知學得錢即以市書十歲時
見燭歌燒屋解衣沃水以滅火咸嗟異之既長益篤於
學蜀儒張頴講道儀真往受業其門質以疑義數十頴
甚器之延祐初科舉法行鄉貢會試皆中第一廷試為
第二人授應奉翰林文字拜監察御史是時仁宗在御
已久猶居東宮飲酒常過度祖常上書請御正衙立朝
儀御史執簡太史執筆則雖有懷姦利已乞官求賞者

不敢出諸口。天子承天地祖宗之重，當極調攝。至于酒醴，近侍進御，當思一獻百拜之義。英宗為皇太子，又上書請慎簡師傅。于是姦臣特們德爾為丞相，威權自恣。祖常知其盜觀國史，率同列劾奏其十罪。仁宗震怒，黜罷之。秦州山移，祖常言山不動之物，今而動焉，由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故致然爾。疏聞，大臣皆家居待罪。祖常薦賢拔滯，知無不言。俄改宣政院，經歷月餘，辭歸起為社稷署令。亡何，姦臣復相左。

遷開平縣尹因欲中傷之遂退居光州久之姦臣既死

乃除翰林待制泰定建儲擢典寶少監太子左贊善尋

兼翰林直學士除禮部尚書丁祖母憂起為右贊善復

除禮部尚書尋辭歸天歷元年召為燕王內尉仍入禮

部兩知貢舉一為讀卷官時稱得人陞叅議中書省事

叅定親郊禮儀充讀冊祝官拜治書侍御史歷徽政副

使遷江南行臺中丞元統元年召議新政賜白金二百

兩鈔萬貫又歷同知徽政院事遂拜御史中丞帝以其

有疾詔特免朝禮光祿日給上尊祖常持憲務存大體
西臺御史劾其條禁酷時面有酒容以苛細黜之山東
廉訪司言孔氏訟事以事關名教不行按者亦引去除
樞密副使頃之辭職歸光州復除江南行臺中丞又遷
陝西行臺中丞皆以疾不赴至元四年卒年六十贈摠
忠宣憲協正功臣河南行省右丞上護軍魏郡公謚文
貞祖常立朝既久多所建明嘗議今國族及諸部既誦
聖賢之書當知尊諸母以厚彝倫又議將家子弟驕脆

有孤任使而庶民有挽強蹶張老死草野者當建武學
武舉儲材以備非常時雖弗用識者韙之祖常工於文
章宏贍而精核務去陳言專以先秦兩漢為法而自成
一家之言尤致力於詩圓密清麗大篇短章無不可傳
者有文集行於世嘗預修英宗實錄又譯潤皇圖大訓
承華事略又編集列后金鑑千秋記略以進受賜優渥
文宗嘗駐蹕龍虎臺祖常應制賦詩尤被歎賞謂中原
碩儒唯祖常云

庫庫

庫庫字子山喀喇氏父博果密有傳祖雅克章事世祖
從征有功庫庫幼肄業國學博通羣書其正心修身之
要得諸許衡及父兄家傳長襲宿衛風神凝遠制行峻
潔望而知其為貴介公子其遇事英發掀髯論辦法家
拂士不能過之始授承直郎集賢待制遷兵部郎中轉
祕書監丞奉命往覈泉舶芥視珠犀不少留目改同僉
太常禮儀院事拜監察御史陞河東廉訪副使未上遷

祕書太監陞侍儀使尋擢中書右司郎中遷集賢直學
士轉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拜禮部尚書監羣玉內司
庫庫正色率下國制大樂諸坊咸隸本部遇公譙衆伎
畢陳庫庫視之泊如僚佐以下皆肅然遷領會同館事
尚書監羣玉內司如故尋兼經筵官復除江南行臺治
書侍御史未行留為奎章閣學士院承制學士仍兼經
筵官陞侍書學士同知經筵事復陞奎章閣學士院大
學士知經筵事除浙西廉訪使復留為大學士知經筵

事尋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知經筵事提
調宣文閣崇文監先是文宗勵精圖治庫庫嘗以聖賢
格言講誦帝側裨益良多順帝即位之後翦除權姦思
更治化庫庫侍經筵日勸帝務學帝輒就之習授欲寵
以師禮庫庫力辭不可凡四書六經所載治道為帝紬
繹而言必使辭達感動帝衷數暢旨意而後已若柳宗
元梓人傳張商英七臣論尤喜誦說嘗於經筵力陳商
英所言七臣之狀左右錯愕有嫉之之色然素知其賢

不復肆愠帝暇日欲觀古名畫庫庫即取郭忠恕比干圖以進因言商王受不聽忠臣之諫遂亡其國帝一日覽宋徽宗畫稱善庫庫進言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謂一事對曰獨不能為君爾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為君所致人君貴能為君他非所尚也或遇天變民災必憂見於色乘閒則進言於帝曰天心仁愛人君故以變示儆譬如慈父於子愛則教之戒之子能起敬起孝則父怒必釋人君側身修行則天意必回帝察其真誠

虛己以聽特賜濟遜燕服九襲及玉帶楮幣以旌其言
庫庫嘗謂人曰天下事在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
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經筵得言人所
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于時政得失有當匡
救者未嘗緘默大臣議罷先朝所置奎章閣學士院及
藝文監諸屬官庫庫進曰民有千金之產猶設家塾延
館客豈有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一學房乃不能容耶帝
聞而深然之即日改奎章閣為宣文閣藝文監為崇文

監存設如初就命庫庫董治又請置檢討等職十六員以備進講帝皆俞允時科舉既輟庫庫從容為帝言古昔取人材以濟世用必有科舉何可廢也帝采其論尋復舊制一日進讀司馬光資治通鑑因言國家當及斯時修遼金宋三史歲久恐致闕逸後置局纂修實由庫庫發其端又請行鄉飲酒於國學使民知遜悌及請褒贈唐劉蕡宋邵雍以旌道德正直帝從其請為之下詔庫庫以重望居高位而雅愛儒士甚於饑渴以故四方

士大夫翕然宗之萃於其門達官有怙勢者言曰儒有
何好君酷愛之庫庫曰世祖以儒足以致治命裕宗學
於贊善王恂今祕書所藏裕宗倣書當時御筆於學生
之下親署御名習書謹呈其敬慎若此世祖嘗暮召我
先人坐寢榻下陳說四書及古史治亂至丙夜不寐世
祖喜曰朕所以令卿從許仲平學正欲卿以嘉言入告
朕耳卿益加懋敬以副朕志今汝言不愛儒寧不念聖
祖神宗篤好之意乎且儒者之道從之則君仁臣忠父

慈子孝人倫咸得國家咸治違之則人倫咸失家國咸亂汝欲亂而家吾弗能禦汝慎勿以斯言亂我國也儒者或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腹中貯儲有過人者何可易視也達官色慙既而出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明年復以翰林學士承旨召還時中書平章闕員近臣欲有所薦用以言覘帝意帝曰平章已有其人今行半途矣近臣知帝意在庫庫不復薦人至京七日感熱疾卒實至正五年五月辛卯也年五十一家貧幾無以為

歛帝聞為震悼賜賻銀五錠其所負官中營運錢臺臣
奏以罰布為之代償庫庫善真行草書識者謂得晉人
筆意單牘片紙人爭寶之不翅金玉謚文忠兄和和字
子淵敦默寡言嗜學能文在成宗朝宿衛擢太常寺少
卿寺改為院為太常院使武宗正位以藩邸舊臣出使
稱旨至大間調大司農卿除山南廉訪使改江南行臺
治書侍御史遷淮西廉訪使皆有政聲再改河南廉訪
使行省丞相行事多不法太尉納琳為郎中每格不下

丞相怒欲出之和和察其賢抗章舉任風憲後歷三臺
為名臣駙馬平章家奴強市人物按之無所貸英宗即
位丞相拜珠首薦為戶部尚書尋拜南臺侍御史改叅
議中書以議定刑書如法帝嘉納其奏奉定初廷議漕
運事奏減糧數以紓東南民力授太子詹事丞改山東
廉訪使未上陞翰林侍講學士遷江浙行省右丞文宗
立除宣政院使上言乞沙汰僧道其所有田宜同民間
徵輸擢中書右丞力辭還第聞明宗崩流涕不能食自

是杜門不出者數年以疾卒與弟庫庫皆為時之名臣
世號為雙壁云庫庫子維山材質清劬侍禁廷起崇文
監丞擢給事中遷同僉太常禮儀院事調崇文太監

策丹

策丹蒙古人也英宗時由舒庫爾齊擢監察御史錄囚
大興縣有以冤事繫獄者其人嘗見有橐駝死道傍因
舁至其家醢之置數甕中會官橐駝被盜捕索甚亟乃
執而勘之其人自誣服策丹審其獄辭疑為冤即以上

御史臺臺臣以為賊既具是特御史畏殺人耳不聽改
委他御史讞之竟處死後數日遼陽行省以獲盜聞冤
始白人以是服其明泰定二年扈從至上都糾言叅知
政事楊廷玉贓罪不報即納印還京師帝遣使追之俾
復任即再上章劾廷玉竟如其言又劾奏平章政事圖
們岱爾入集賽之日英宗被弑必預聞其謀不省乃賜
圖們岱爾黃金繫腰策丹遂辭職改工部員外郎中書
省委開渾河策丹往視之以為水性不常民力亦瘁難

以成功言於朝河役乃罷會次三皇后殂命工部撤行
殿車帳皆新作之策丹未即興工尚書曰此特奉旨員
外有誤則罪歸於衆矣策丹曰即有罪我獨任之未幾
帝果問成否省臣乃召策丹責問之策丹請自入對既
見帝奏曰皇后行殿車帳尚新若改作之恐勞民費財
且先皇后無惡疾居之何嫌必欲捨舊更新則大明殿
乃自世祖所御列聖嗣位豈能改作乎帝大悅語省臣
曰國家用人當擇如策丹者庶不誤大事特賜上尊金

幣遷吏部員外郎帝欲加號太后曰太皇太后命朝堂議之策丹獨曰太后稱太皇太后於典禮不合衆皆曰英宗何以加皇太后號曰太皇太后策丹曰英宗孫也今上子也太皇太后之號孫可以稱之子不可以稱之也議遂定遷中書客省使俄改同僉宣政院事文宗即位除中書左司郎中有使持詔自江浙還言行省臣意若有不服者帝怒命遣使問不敬狀將悉誅之策丹謂丞相雅克特穆爾曰皇帝新即位雲南四川且猶未定

乃以使臣一言殺行省大臣恐非盛德事況浙江豪奢之地使臣或不得厭其所需則造言以陷之耳雅克特穆爾言于帝事乃止既而陞叅議中書省事雅克特穆爾議封太保巴延王爵衆附之策丹獨不言雅克特穆爾問故策丹曰太保位列三公復加王封後再有大功將何以處之且丞相封王出自上意今欲加太保王封丞相宜請於上王爵非中書選法也遂罷其議拜治書侍御史初文宗在集慶潛邸欲創天靈寺令有司起民

夫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伊齊爾台言曰太子為好事宜
出錢募夫若欲役民則朝廷聞之非便也至是文宗悉
召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俾皆入為監察御史而欲黜伊
齊爾台策丹諫曰當陛下在潛邸時御史盡心為陛下
言乃忠臣也今無罪而黜之非所以示天下乃除伊齊
爾台僉憲湖南文宗嘗欲游西湖策丹諫曰陛下以萬
乘之尊而汎舟自樂如天下何不聽策丹遂稱疾不從
行文宗在舟中顧謂臺臣曰策丹終不滿朕此游耶臺

臣嘗奏除目文宗以筆塗一人姓名而綴將作院官拉里之名策丹言拉里為人詆諆惟可任教坊司若以居風紀則臺綱掃地矣文宗乃止已而出為陝西行臺侍御史順帝初除福建都轉運鹽使先是策丹為左司郎中時奉定帝嘗欲以河間江浙福建鹽引六萬賜中書叅議薩題策丹執不可僅以福建鹽引二萬賜之至是策丹復建言鹽引宜盡資國用以紓民力時薩題方為御史大夫不以為怨數遣人省策丹母于京師所居既

而丁母憂居閒久之復起為浙江肅政廉訪使時有以
駙馬為江浙行省丞相者其官豎恃公主勢坐杭州達
嚕噶齊位令有司強買民間物不從輒毆之有司來白
策丹策丹即逮之械以令衆自是丞相府無敢為民害
者尋召為同僉樞密院事尋復為治書侍御史同知經
筵事寧夏人有告瑪們等謀害太師巴延者巴延委策
丹與中書樞密等官往寧夏鞠問無其情乃以誣罔坐
告者罪巴延怒策丹前曰太師所以令吾三人勘之者

以國法所在也必以罪吾三人則策丹實主其事宜獨當之巴延乃左遷策丹同知徽政院事策丹厯事四朝官自從仕郎累轉至通奉大夫常衎衎在位剛介弗回終始一節有古遺直之風然卒以是忤權貴而不復柄用君子皆惜焉

阿榮

阿榮字存初奇味氏父阿勒坦中書右丞阿榮幼事武宗備宿衛累遷為湖南道宣慰副使溫德亨奉使宣撫

湖南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會列郡歲饑阿榮分其廩祿
為粥以食餓者仍發粟賑之所活甚衆廣西寇起衆皆
洵懼阿榮鎮之以靜督有司治兵守其境寇不敢入遷
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召僉會福院事尋除吏部尚書
泰定初出為湖南宣慰使改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以
疾辭天歷初復起為吏部尚書尋參議中書省事二年
拜中書參知政事知經筵事進奎章閣大學士榮祿大
夫太禧宗禋院使都典制神御殿事文宗眷遇之甚而

阿榮亦盡心國政知無不言久之心忽鬱鬱不樂謁告
南歸武昌至元元年卒初阿榮閒居以文翰自娛博究
前代治亂得失見其會心者則扼腕曰忠臣孝子國家
之寶為奇男子烈丈夫者固不當如是耶日與韋布之
士游所至山水佳處鳴琴賦詩日夕忘返尤深于數學
逆推事成敗利不利及人禍福壽夭貴賤多奇中天厯
三年春策士于廷阿榮與虞集會于直廬慨然興歎語
集曰更一科後科舉當輟輟兩科而復復則人材彬彬

大出矣又歎曰榮不復見之矣君猶及見之集應曰是士之多幸如存初言今文治方興未必有中輟之理存初國家世臣妙於文學以盛年登朝在上左右斯文屬望集老且衰見亦何補耶阿榮又歎曰數當然耳集問何以知之弗答後三年卒元統三年科舉果罷至正元年始復如其言

蘇爾約蘇哈雅

蘇爾約蘇哈雅祖阿爾哈雅有傳父楚國忠惠公名衮

格根蘇爾約蘇哈雅曾以貫為氏

袞格根原
作貫只哥

以酸齋自

號母廉氏夢神人授以大星使吞之已而有妊及生神
彩秀異年十二三膂力絕人使健兒驅三惡馬疾馳持
槊立而待馬至騰上之越二而跨三運槊生風觀者辟
易或挽彊射生逐猛獸上下峻阪如飛諸將咸服其趨
捷稍長折節讀書目五行下吐辭為文不蹈襲故常其
旨皆出人意表初襲父官為兩淮萬戶府達魯噶齊鎮
永州御軍極嚴猛行伍肅然稍暇輒投壺雅歌意所暢

適不為形跡所拘一日呼弟呼圖克哈雅謂曰吾生宦情素薄顧祖父之爵不敢不襲今已數年矣願以讓弟弟幸弗辭語已即解所綰黃金虎符佩之比從姚燧學燧見其古文峭厲有法及歌行古樂府慷慨激烈大奇之仁宗在東宮聞其以爵位讓弟謂宮臣將相家子弟其有如是賢者耶俄選為英宗潛邸說書秀才宿衛禁中仁宗踐阼上疏條六事一曰釋邊戍以修文德二曰教太子以正國本三曰設諫官以輔聖德四曰表姓

氏以旌勲胄五曰定服色以變風俗六曰舉賢才以恢
至道書凡萬餘言未報拜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
制誥同修國史會議科舉事多所建明忽喟然歎曰辭
尊居卑昔賢所尚也今禁林清選與所讓軍資孰高人
將議吾後矣乃稱疾辭還江南賣藥于錢唐市中詭姓
名易服色人無有識之者偶過梁山灤見漁父織蘆花
為被欲易之以紬漁父疑其為人陽曰君欲吾被當更
賦詩遂援筆立成竟持被去人間喧傳蘆花被詩其依

隱玩世多類此晚年為文日邃詩亦沖澹草隸等書稍
取古人之所長變化自成一家所至士大夫從之若雲
得其片言尺牘如獲拱壁其視死生若晝夜絕不入念
慮脩脩若欲遺世而獨立云泰定元年五月八日卒年
三十九贈集賢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追封京兆郡公謚
文靖有文集若干卷直解孝經一卷行世子男二人阿
爾斯蘭哈雅慈利州達嚕噶齊次布斯哈雅孫女一人
有學識能詞章歸懷慶路總管段謙云

台哈布哈

台哈布哈字兼善巴約特氏初名塔斯布哈文宗賜今
名世居伯頁山父塔布台入直宿衛歷仕台州錄事判
官遂居于台家貧好讀書能記問集賢待制周仁榮養
而教之年十七江浙鄉試第一明年對策大廷賜進士
及第授集賢修撰轉祕書監著作郎拜江南行臺監察
御史時御史大夫托歡怙勢貪暴台哈布哈劾罷之文
宗建奎章閣學士院擢典籤拜中臺監察御史順帝即

位加文宗后太皇太后之號大臣雅克特穆爾巴延皆裂地封王台哈布哈率同列言孀母不宜加徽稱相臣不當受王土太后怒欲殺言者台哈布哈語衆曰此事自我發之甘受誅戮決不累諸公也已而太后怒解曰風憲有臣如此豈不能守祖宗之法乎賜金幣二以旌其直出僉河南廉訪司事俄移淮西繼遷江南行御史臺經歷辭不赴轉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浙西大水害稼會台哈布哈入朝言於中書免其租擢祕書監改禮

部侍郎至正元年除紹興路總管革吏弊除沒官牛租
令民自實田以均賦役行鄉飲酒禮教民興讓越俗大
化召入史館與修遼宋金三史書成授祕書卿陞禮部
尚書兼會同館事黃河決奉詔以珪玉白馬致祭河神
竣事上言淮安以東河入海處宜倣宋置撩清夫用輓
江龍鐵掃撼蕩沙泥隨潮入海朝廷從其言會用夫屯
田其中廢八年台州黃巖民方國珍為蔡亂頭王伏
之讐逼遂入海為亂劫掠漕運糧執海道千戶德呼納

蘇事聞詔江浙叅政多爾濟巴勒總舟師追捕至福州
五虎門國珍知事危焚舟將遁官軍自相驚潰多爾濟
巴勒遂被執國珍迫其上招降狀朝廷從之國珍兄弟
皆授以官國珍不肯赴勢益暴橫九年詔台哈布哈察
實以聞既得其狀遂上招捕之策不聽尋除江東廉訪
使改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已而出為都水
庸田使十年十二月國珍復入海燒掠沿海州郡十一
年二月詔博囉特穆爾為江浙行省左丞總兵至慶元

以台哈布哈諭知賊情遷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分兵
温州夾攻之未幾國珍寇溫台哈布哈縱火筏焚之一
夕遁去既而博囉特穆爾密與台哈布哈約以六月乙
未合兵進討博囉特穆爾乃以壬辰先期至大間洋國
珍夜率勁卒縱火鼓譟官軍不戰皆潰赴水死者過半
博囉特穆爾被執反為國珍飾辭上聞台哈布哈聞之
痛憤輟食數日朝廷弗知復遣大司農達實特穆爾等
至黃巖招之國珍兄弟皆登岸羅拜退止民間小樓是

夕中秋月明台哈布哈欲命壯士襲殺之達實特穆爾
適夜過台哈布哈密白之達實特穆爾曰我受詔招降
公欲擅命耶乃止檄台哈布哈親至海濱散其徒衆拘
其海舟兵器國珍兄弟復授官有差既而遷台哈布哈
台州路達嚕噶齊十二年朝廷征徐州命江浙省臣募
舟師守大江國珍懷疑復入海叛台哈布哈自分以死
報國發兵扼黃巖之澄江而遣義士王大用抵國珍示
約信使來歸國珍益疑拘大用不遣以小舸二百突海

門入洲港犯馬鞍諸山台哈布哈語衆曰吾以書生登
顯要誠慮負所學今守海隅賊甫招徠又復為變君輩
助我擊之其克則汝衆功也不克則我盡死以報國耳
衆皆踴躍願行時國珍戚黨陳仲達往來計議陳其可
降狀台哈布哈率衆張受降旗乘潮而前船觸沙不能
行垂與國珍遇呼仲達申前議仲達目動氣索台哈布
哈覺其異手斬之即前搏賊船射死五人賊躍入船復
斫死二人賊舉槳來刺輒斫折之賊羣至欲抱持過國

珍船台哈布哈瞋目叱之脫起奪賊刀殺二人賊攢槊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屍海中年四十九時十二年三月庚子也僮名抱琴及臨海尉李輔德千戶徹辰義士張君璧皆死之台哈布哈既沒除江浙行省叅知政事行台州路達嚕噶齊事不及聞命後三年追贈榮祿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柱國封魏國公謚忠介立廟台州賜額崇節台哈布哈尚氣節不隨俗浮沈太平為臺臣劾罷台哈布哈獨餞送城外太平曰公且止

勿以我累公台哈布哈曰士為知己死寧畏禍耶後雖
為時相擯斥人莫不避之善篆隸溫潤道勁嘗重類復
古編十卷改正譌字於經史多有據云

余闕

余闕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古氏世家河西武威父實喇
卜藏布官廬州遂為廬州人少喪父授徒以養母與吳
澄弟子張恒游文學日進元統元年賜進士及第授同
知泗州事為政嚴明宿吏皆憚之俄召入應奉翰林文

字轉中書刑部主事以不阿權貴棄官歸尋以修遼金
宋三史召復入翰林為修撰拜監察御史改中書禮部
員外郎出為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會莫徯蠻反右丞
實保當帥師堅不往無敢讓之者闕曰右丞當往受天
子命為方岳重臣不思執弓矢討賊乃欲自逸耶右丞
當往實保曰郎中語固是如芻餉不足何闕曰右丞第
往此不難致也闕下令趨之三日皆集實保行復以集
賢經歷召入遷翰林待制出僉浙東道廉訪司事丁母

憂歸廬州盜起河南陷郡縣至正十三年行中書於淮
東改宣慰司為都元帥府治淮西起闕副使僉都元帥
府事分兵守安慶于時南北音問隔絕兵食俱乏抵官
十日而寇至拒却之乃集有司與諸將議屯田戰守計
環境築堡砦選精甲外扞而耕稼于中屬縣潯山八社
土壤沃饒悉以為屯明年春夏大饑人相食乃捐俸為
粥以食之得活者甚衆民失業者數萬咸安集之請於
中書得鈔三萬錠以賑民陞同知副元帥又明年秋大

旱為文禱瀋山神三日雨歲以不饑盜方據石蕩湖出兵平之令民取湖魚而輸魚租十五年夏大雨江漲屯田禾半沒城下水湧有物吼聲如雷闕祀以少牢水輒縮秋稼登得糧三萬斛闕度軍有餘力乃浚隍增陴隍外環以大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為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俄陞都元帥廣西苗軍五萬從元帥阿爾斯蘭沿江下抵蘆州闕移文謂苗蠻不當使之窺中國詔阿爾斯蘭還軍苗軍有暴於境者即收

殺之莫敢犯時羣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
為江淮一保障論功拜江淮行省叅知政事仍守安慶
通道于江右商旅四集池州趙普勝帥衆攻城連戰三
日敗去未幾又至相拒二旬始退懷寧縣達魯噶齊伯
嘉努戰死十七年趙普勝同青軍兩道攻我拒戰一月
餘竟敗而走秋拜淮南行省右丞安慶倚小孤山為藩
蔽命義兵元帥胡巴延統水軍戍焉十月沔陽陳友諒
自上游直擣小孤山巴延與戰四日夜不勝急趣安慶

賊追至山口鎮明日癸亥遂薄城下闕遣兵扼於觀音橋俄饒州祝寇攻西門闕斬却之乙巳賊乘東門紅旗登城闕簡死士力擊賊復敗去戊申賊并軍攻東西二門又却之賊恚甚乃樹柵起飛樓庚戌復來攻我金鼓聲震地闕分諸將各以兵扞賊晝夜不得息癸卯賊益生兵攻東門丙午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祝冠軍南門羣盜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闕身當之徒步提戈為士卒先士卒號哭止之揮戈愈力仍分

麾下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城中火起闕知不可為引刀自刎墮清水塘中闕妻伊伯氏及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建方臥疾罵賊不屈賊執之以去不知所終城中民相率登城樓自捐其梯曰寧俱死此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其知名者萬戶李宗可紀守仁陳彬金承宗元帥府都事特穆爾布哈萬戶府經歷段桂芳千戶和斯布哈錫里盧廷玉葛延齡

邱奄許元琰奏差鄂都瑪勒百戶黃寅孫安慶推官黃
圖嚕岱經歷楊恒知事余中懷寧尹陳巨濟凡十八人
城陷之日至正十八年正月丙午也闕號令嚴信與下
同甘苦然稍有違令即斬以徇闕嘗病不視事將士皆
籲天求以身代闕聞強衣冠而出當出戰矢石亂下如
雨士以盾蔽闕闕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為故人
爭用命稍暇即注周易帥諸生謁郡學會講立軍士門
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或欲挽闕

入翰林闕以國步危蹙辭不往其忠國之心蓋素定也
卒時年五十六事聞贈闕摠誠守正清忠諒節功臣榮
祿大夫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
幽國公謚忠宣議者謂自兵興以來死節之臣闕與褚
布哈為第一云闕留意經術五經皆有傳注為文有氣
魄能達其所欲言詩體尚江左高視鮑謝徐庾以下不
論也篆隸亦古雅可傳初闕既死賊義之求屍塘中具
棺斂葬於西門外及安慶內附大明皇帝嘉闕之忠詔

立廟於忠節坊命有司歲時致祭云

元史卷一百四十三

元史卷一百四十三考證

馬祖常傳左遷開平縣尹 按開字舊訛聞據地理志

改

庫庫傳即日改奎章閣為宣文閣藝文監為崇文監存
設如初 按順帝本紀及百官志奎章閣罷于至元
六年至十二月又改藝文監為崇文監至正元年五
月始以崇文監屬翰林國史院九月始立宣文閣不
置學士唯設授經郎等官考其建革非一時事也

余闕傳闕妻伊伯氏及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 按
元史紀事本末及續通考作闕妻蔣氏及妾伊伯耶
律氏子福臣女安安甥福童皆赴水死與此傳所載
稱名多異

余闕傳諡忠宣 按續通考余闕初諡文忠忠宣為明
初改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五百二十三

史部

元史卷一百四十四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三十一

達爾瑪

達爾瑪高昌人大父薩奇蘇為遼王傳世祖稱其賢從
討李璫以勲授山東行省大都督達爾瑪弱冠入宿衛
大德十一年授御藥院達嚕噶齊遷回回藥物院尋出

僉湖北山南兩道廉訪司事召拜監察御史時丞相特們德爾專權貪肆達爾瑪帥同寅琳沁馬祖常劾其罪高昌僧恃丞相威違法娶婦南城達爾瑪詰問之奮不顧利害風紀由是大振擢河東道廉訪副使隰州村民賽神因醉毆殺姚甲為首者乘鬧逃去有司逮同會者繫獄歷歲不決達爾瑪曰殺人者既逃存亡不可知此輩皆註誤無罪而反桎梏耶悉縱之至治元年特們德爾復相以復讎為事達爾瑪辭去明年改燕南道廉訪

副使開州達魯噶齊石布哈岱頗著政績同僚忌之嗾民誣其與民妻俞氏飲達爾瑪察知俞氏乃八十老嫗石布哈岱實不與飲酒於是抵誣告者罪石布哈岱復還職行唐縣民砍桑道側偶有人借斧削其杖其人夜持杖劫民財事覺并逮斧主與盜同下獄達爾瑪原其未嘗知情即縱之深州民媼怒毆兒婦死婦方抱其子子亦誤觸死媼年七十同僚議免刑達爾瑪不可曰國制罪人七十免刑為其血氣已衰不任刑也媼既能殺

二人何謂衰老卒死獄中至治元年除濟寧路總管興學勸農百廢具修府無停事濟陽縣有牧童持鐵連結擊野雀誤殺同牧者繫獄數歲達爾瑪曰小兒誤殺同牧者實無殺人意難以定罪罰銅遣之泰定元年陞福建廉訪使朝廷遣宦官已延催督繡段橫取民財宣政院判官卓琳亦取賂于富僧達爾瑪皆劾之遷浙西廉訪使會文宗發江陵阿爾噶圖來諭旨求賂不獲還譖于朝召至京處以重罪比至帝怒解遷上都同知留守

天歷元年八月明宗崩文宗入正大統使者旁午達爾瑪朝暮盡力事無缺失帝特賜錦衣以嘉之天歷三年遷淮東廉訪使明年召拜刑部尚書國制新君即位必賜諸王駙馬妃主及宿衛官吏金帛達爾瑪曰必唱名給散無虛增之數國費大省帝復賜黃金腰帶以旌其能元統元年陞遼陽行省參知政事高麗國使朝京道過遼陽謁省官各奉布四疋書一幅用征東省印封之達爾瑪詰其使曰國制設印以署公牘防姦偽何為封

私書況汝出國時我尚在京未為遼陽省官今何故有書遺我汝君臣何欺詐如是耶使辭屈還其書與布元統三年遷山東廉訪使時山東盜起陳馬騾及新李白晝殺掠達爾瑪以為官吏貪污所致先劾去之而後上擒賊方略朝廷嘉納之即遣兵擒獲齊魯以安除大都路留守帝宴大臣於延春閣特賜達爾瑪白鷹以表其貞廉帝嘗命達爾瑪修七星堂先是修繕必用赤綠金銀裝飾達爾瑪獨務樸素令畫工圖山林景物左右年

少皆不然是歲秋車駕自上京還入觀之乃大喜以手撫壁歎曰有心哉留守也賜白金五十兩錦衣一襲至正六年陞河南行省右丞改翰林學士承旨至正七年遷陝西行臺中丞時年六十九致事後召商議中書平章政事不拜全俸優養終身

伊嚕特穆爾

伊嚕特穆爾布朗吉爾都爾伯特氏曾祖古裕事太祖為管領齊哩克昆集賽官祖哈喇襲職事世祖父布呼

齊由宿衛為中書右司員外郎與丞相哈喇哈斯建議
迎武宗累遷至山北遼東道肅政廉訪使伊魯特穆爾
幼警穎讀書強記倣儻有大志年十二成宗命與哈喇
哈斯之子托歡同入國學仁宗時入宿衛一日帝顧問
左右曰斯人容貌不凡誰之子耶左右忘其父名伊魯
特穆爾對曰臣父布呼齊也帝曰汝父贊謀以定國難
朕未嘗忘因命托和台傳旨四集賽扎薩克和碩令常
侍禁廷毋止其入哈喇哈斯欲用為中書蒙古筆且齊

輒辭焉哈喇哈斯曰汝年幼欲何為乎對曰欲為御史
爾人壯其志久之遂拜監察御史巡按上都劾奏太師
右丞相特們德爾受張弼賕六萬貫貸死帝怒碎太師
印賜伊嚕特穆爾鈔萬貫除兵部郎中拜殿中侍御史
遷給事中左侍儀同修起居注尋為右司郎中賜坐便
殿帝顧左右謂曰伊嚕特穆爾識量明遠可大用者也
他日帝語近臣曰朕聞前代皆有太上皇之號今皇太
子且長可居大位朕欲為太上皇與若等遊觀西山以

終天年御史中丞曼濟翰林學士明埒棟阿皆稱善伊
嚕特穆爾獨起拜曰臣聞昔之所謂太上皇若唐玄宗
宋徽宗皆當禍亂不得已而為之者也願陛下正大位
以保萬世無疆之業前代虛名何足慕哉帝善其對仁
宗崩特們德爾復入中書據相位參議青沙津以受人
金帶繫獄特們德爾使青沙津愬伊嚕特穆爾為御史
時誣丞相受賕皇太后命丞相哈克繖等即徽政院推
問不實事遂釋特們德爾乃奏以伊嚕特穆爾為山東

鹽運司副使降亞中大夫為承事郎期月間鹽課增以萬計丁外艱扶喪西還擢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副使泰定初遷汴梁路總管再調總管武昌以養親不赴致和元年河南行省平章巴延矯制起伊嚕特穆爾為本省叅知政事共議起兵伊嚕特穆爾固辭曰皇子北還問參政受命何人則將何辭以對巴延怒會明埒棟阿迓皇子過河南而伊嚕特穆爾為御史時嘗劾其娶娼女冒受封明埒棟阿因說巴延收之丞相拜布哈亦與

之有隙乃謫伊嚕特穆爾乾寧安撫司安置至順三年
移置雷州至元六年順帝召之還至正二年入覲帝欲
留之以母喪未葬辭四年乃起同知將作院事尋除大
宗正府伊克扎爾古齊九年由太醫院使拜翰林學士
承旨知經筵事進讀之際引援經史壹本於王道帝嘉
納焉十二年江南諸郡盜賊充斥詔拜伊嚕特穆爾平
章政事行省江浙因言于丞相托克托曰守禦江南為
計已緩若從權行事猶有可為不從陛辭賜尚醞御衣

予矢甲冑衛卒十人鈔萬五千貫以行北至鎮引僚屬
集父老詢守備之方招募民兵數千人號令明肅統師
次建德獲首賊何福斬于市遂復淳安等縣俘獲萬餘
人復業者三百餘家是年七月次徽州以疾卒于軍中

巴延特穆爾

巴延特穆爾字珍卿唐古鄂摩克氏性明銳倜儻早備
宿衛厯事武宗仁宗英宗天厯初由太常署丞拜監察
御史殿中侍御史累除大都路達魯噶齊都轉運鹽使

肅政廉訪使由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陞左右丞擢行御史臺中丞遂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至正十二年春蘄黃賊徐壽輝遣兵陷湖廣侵江東西詔已延特穆爾率軍討之已延特穆爾益募壯健為兵得驍勇士三千人戰艦三百艘時湖廣平章政事額森特穆爾江西平章政事桑節江南行臺御史中丞曼濟哈雅皆以兵駐太平宿留不進已延特穆爾至乃與俱前賊方聚丁家洲官軍猝與遇奮擊敗之遂復銅陵縣擒其賊帥復池州

遂分遣萬戶普賢努屯陽陵王建中七年白面渡魯爾討
無為州而自率鎮撫布哈萬戶明安駐池口以防遏上
流為之節度已而江州再陷桑節死之曼濟哈雅及威
順王庫春布哈軍俱潰而東安慶被圍益急遣使來求
援諸將皆欲自守信地已延特穆爾曰何言之不忠耶
安慶與池止隔一水今安慶固守是其節也而救患之
義我其可緩且上流官軍雖潰然皆百戰之餘所乏者
錢穀器具而已吾受命總兵其可視之而不恤哉即大

發帑藏以周之潰軍皆大集而兩軍之勢復振安慶之
圍遂解十三年三月賊衆復來攻池州衆且十萬諸縣
皆應之已延特穆爾會諸將謀曰賊表裏連結若俟其
築壘成而坐食諸縣之粟破之實難今新至疲弊如乘
其驕惰盡銳攻之則頃刻之間功可成矣衆曰諾遂分
番與戰果大敗之擒其偽帥俘斬無算諸縣復平遂乘
勝率舟師以進五月與戰于望江又戰小孤山及彭澤
又戰龍開河皆破走之進復江州留兵守之七月進兵

攻蘄州擒其偽帥鄒普泰遂克其城進兵道士泐焚其
柵抵蘭溪口賊之巢曰黃連砦又克而殲之分兵平兩
巴河於是江路始通十一月與曼濟哈雅四川行省參
知政事哈喇圖左丞桑圖實哩西寧王英實軍合而湖
廣左丞已延布哈等軍亦來會十二月分道進攻蘄水
縣拔其偽都獲偽將相而下四百餘人徐壽輝僅以身
免以功賜上尊黃金帶時丞相托克托方總戎南征聞
諸賊皆已破乃檄已延布哈征淮東曼濟哈雅守裕溪

口威順王還武昌而巴延特穆爾獨控長江十六年六月復以軍守池州十一月卒巴延特穆爾持身廉介人不敢干以私其為將所過不受禮遺宴犒民不知有兵性至孝幼養於叔父阿珠事之如親父常乘花馬時稱為花馬兒平章云

桑節

桑節字吉甫河西人曾祖多爾濟祖吹斯戡多爾濟父吹斯戡世事太祖憲宗世祖為克埒穆爾齊桑節事仁

宗潛邸以精敏稱至治初授中尚監改右侍儀兼修起居注拜監察御史有直聲自是十五遷為宣政院使出為江南行御史臺御史大夫時承平日久內外方以觀望為政桑節獨持風裁御史行部必勅厲而遣之湖東僉事三寶珠儒者也性廉介所至搏貪猾無所貸御史有以自私請者拒不納則誣以事劾之章至桑節怒曰若人之廉孰不知之乃敢為是言耶即奏杖御史而白其誣執政者惡之移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湖廣地連江

吐威順王歲嘗出獵民病之又起廣樂園多萃名倡巨賈以網大利有司莫敢忤桑節至謁王王闔中門啟左扉召以入桑節引繩牀坐王中門西言曰吾受天子命來作牧非王私臣也焉得由不正之道入乎聞者懼入告王王命啟中門桑節入責王曰王帝室之懿古之所謂伯父叔父者也今德音不聞而騁獵宣淫賈怨於下恐非所以自貽多福也王急握桑節手謝之為悉罷其所為番僧曰小住持者服三品命服恃寵橫甚數以事

凌轢官府桑節命掩捕之得妻妾女樂婦女十有八人
獄具罪而籍之由是豪強斂手貧弱稱快至正十一年
汝潁妖賊起會僚屬議之或曰有鄭萬戶老將也宜起
而用之桑節乃命募士兵完城池修器械嚴巡警悉以
其事屬鄭賊聞之遣其黨二千來約降桑節與鄭謀曰
此詐也然降而卻之於事為不宜宜受而審之可也果
得其情乃殲之械其渠魁數十人以俟命適有旨召為
大司農同僚受賂賂且嫉其功乃誣鄭罪釋其所械者

明日賊大至內外響應城遂陷武昌之人駢首夜泣曰
大夫不去吾豈為俘囚乎桑節既入見具陳賊本末帝
大喜命賜食時宰不悅奏為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員外
置桑節至江東詔令守江州時江州已陷賊據池陽太
平官軍止有三百人賊號百萬衆皆欲走桑節曰畏賊
而逃非勇也坐而待攻非智也汝等皆有妻子財物縱
逃其可免乎乃貸富人錢募人為兵先是行臺募兵人
給百五十千無應者至是桑節募兵人五十千衆爭赴

之一日得三千人乃具舟楫直趨銅陵克之又破賊白馬灣賊敗走分兵躡之抵白湄賊窮急回拒官軍官軍乘勝奮擊賊盡殪擒其渠魁周驢奪船六百艘軍聲大振遂復池州乃命諸將分道討賊復石埭諸縣賊復來攻命王惟恭列陣當之鋒始交出小艦從旁橫擊大破走之進據清水灣伺者告賊艦至自上流順風舉帆衆且數十倍諸將失色桑節曰無傷也風勢盛彼倉卒必不得泊但伏橫港中偃旗以待俟過而擊之無不勝矣

風怒水駛賊奄忽而過乃命舉旗張帆鼓譟而薄之官軍殊死戰風反為我用又大破之時賊久圍安慶捷聞遽燒營走進復湖口縣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柵小孤山而桑節自據番陽口綴江湖要衝以圖恢復時湖廣已陷江西被圍淮浙亦多故卒無繼援之者日久糧益乏士卒咸困或曰東南完實盍因糧以圖再舉乎桑節曰吾受命守江西必死於此衆莫敢復言有頃賊乘大船四集來攻我軍取蘆葦編為大筏塞上下流火

之我軍力戰衆死且盡桑節之從子拜布哈與親兵數十人死之桑節猶堅坐不動賊發矢射桑節乃昏仆賊素聞桑節名不忍害昇置密室中至旦乃蘇賊羅拜爭饋以食桑節斥之遂不復食凡七日乃自力而起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年五十七桑節為人公廉明決及在軍中能與將士同甘苦以忠義感激人心故能以少擊衆得人死力云

福壽

福壽唐古人幼俊茂知讀書尤善應對既長入備環衛
用年勞授長寧寺少卿改引進使陞知侍儀使進正使
出為饒州路達魯噶齊擢淮西廉訪副使入為工部侍
郎僉太常禮儀院事拜監察御史改戶部侍郎陞尚書
出為燕南廉訪使又五遷為同知樞密院事至正十一
年潁州以賊反告時車駕在上都朝堂皆猶豫未決欲
驛奏以待命福壽獨以為比使得請還則事有弗及矣
於是決議調兵五百遣衛官哈喇章實都奇爾討之而

後以聞順帝善其處事得宜明年改伊克扎爾古齊未
幾出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是時濠泗俱已陷師久無
功福壽至督戰甚急而上游賊勢甚洶湧福壽乃議築
石頭斷江面守禦有方衆恃以為固十五年遷江南行
臺御史大夫先是集慶嘗有警鄂爾和以湖廣平章政
事將苗軍來援事平其軍鎮揚州而鄂爾和御軍無紀
律苗蠻素獷悍日事殺虜莫能治俄而苗軍殺鄂爾和
以叛而集慶之援遂絕及高郵廬和等州相繼淪陷而

集慶勢益孤人心益震恐且倉庫無積蓄計未知所出於是民乃願為兵以自守福壽因下令民多貲者皆助以糧餉激厲士衆為完守計朝廷知其勞數賞賚焉十六年三月大明兵圍集慶福壽數督兵出戰盡閉諸城門獨開東門以通出入而城中勢不復能支城遂破百司皆奔潰福壽乃獨據胡牀坐鳳凰臺下指麾左右或勸之去叱之曰吾為國家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尚安往哉達魯噶齊達年達薩見其獨坐若有所為者從

問所決留弗去俄而亂兵四集福壽遂遇害不知所在
達年達薩亦死之又同時死者有治書侍御史賀方達
年達薩字思明賀方字伯京晉寧人以文學名事閭朝
廷贈福壽金紫光祿大夫江浙行省左丞相上柱國追
封衛國公諡忠肅

道通

道通高昌人自號石巖性深沈寡言以世胄入官授直
省舍人歷官清顯素負能名調信州路總管移平江皆

以善政稱至正元年遷大都路達魯噶齊出為江浙行
省參知政事尋召參政中書頃之又出為江浙行省右
丞遂陞本省平章政事十一年詔仍以平章政事行省
江西是年賊起蘄黃平章政事塔奇勒布哈將兵捍江
州既而土寇蠭起道通素不知兵事倉皇無所措左右
司郎中布延布哈曰今賊勢衝突城中無備萬一失守
柰何有章已延左丞者致仕居撫州其人熟知軍務宜
以便宜禮請之使署本省左丞事專任調遣軍旅庶幾

事有可濟道通從其言而巴延亦欣然為起曰此正我
報國之秋也至則與布延布哈設禦敵計甚悉明年正
月湖廣陷塔奇勒布哈由江州遁還二月布延布哈將
兵往江州至石頭渡遇賊戰敗道通聞之大恐即懷省
印遁走布延布哈還與巴延定為城守之計後數日道
通始自南昌民家來歸遂議分門各守以備敵三月賊
衆來圍城城中置各廂官及各巷長晝夕堅守衆心翕
然而道通素恤民能任人有功者必賞無功或不加罪

故多為之用賊圍城凡兩月而民無離志道通密召死士數千人面塗以青額抹黃布衣黃衣為前鋒又別選精銳數千為中軍而募助陣者殿後命萬戶章托音布拉噶岱領之夜半開門伏兵柵下黎明鉦鼓大震因奮擊賊賊驚以為神敗走遂乘勝擣其營復分兵掃其餘黨是時章已延布延布哈之功居多已延尋以疾卒朝廷以道通捍城有功加大司徒開府賜龍衣御酒及秋朝廷命琳心巴勒為江西行省左丞相和尼齊為左丞

同將兵來江西未幾琳沁巴勒卒道通屬和尼齊平富
瑞二州分鎮其地適歲大旱公私匱乏道通乃移咨江
浙行省借米數十萬石鹽數十萬引凡軍民約三日人
糴官米一斗入昏鈔二貫又三日買官鹽十觔入昏鈔
二貫民皆便之由是按堵如故而賊亦不敢犯其境十
八年夏四月陳友諒復攻江西時和尼齊已陞平章政
事加營國公行便宜事任專兵柄而素與道通不相能
且貪忍不得將士心見城且陷遂夜遁去道通亦棄城

退保撫州路欲集諸縣義兵以圖克復而勢已不可為
因歎曰我為元朝大臣官至極品今城陷不守尚何面
目復見人乎適賊追者至道通欲迎敵渡水未登岸賊
衆乘之遂為所害事聞賜諡忠烈

元史卷一百四十四

元史卷一百四十四考證

達爾瑪傳行唐縣民砍桑道側

按行唐舊訛行堂據

地理志改

達爾瑪傳至治元年除濟寧路總管

按上文已載至

治元年及二年此處係複出考至治紀元止于三年

而達爾瑪之除總管本紀及他傳俱未載及姑仍其

舊

達爾瑪傳使辭屈還其書與布

按還字舊訛遠今改

巴延特穆爾傳擒其偽帥俘斬無算 按俘字舊訛浮

今改

桑節傳番僧曰小住持者服三品命服特寵橫甚 按
舊本命字下脫服字今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五百二十四史部

元史卷一百四十五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三十二

琳沁巴勒

琳沁巴勒西夏人父安巴以忠勤事世祖為知樞密院事琳沁巴勒性剛正動有禮法仁宗令入宿衛延祐六年超拜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至治二年調同知通

政院事擢虎符唐古親軍都指揮使泰定初遷資善大
夫典瑞院使天歷二年以選為太子家令尋陞資政大
夫同知樞密院事擢侍御史仍兼指揮使至順初拜翰
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遷功德使指揮使如故尋出為
陝西行省平章政事未行復為翰林學士承旨元統至
元之間巴延為丞相專權擅政嫉其論事不阿出為江
南行臺御史大夫尋殺其子達爾瑪而謫置海南及巴
延敗乃得召還朝至正六年拜光祿大夫御史大夫盡

選中外廉能之官置諸風憲一時號稱得人遷宣政院
使出為甘肅行省平章政事設法弭西羌之寇民賴以
安立石頌之召還為銀青榮祿大夫知樞密院事提調
太醫院尋加金紫光祿大夫復為御史大夫知經筵事
兼宣忠烏魯斯扈衛親軍指揮使嘗奏言風俗人心日
趨於薄請禁故吏不許彈劾所事官長太師滿濟勒噶
台與子丞相托克托既謫居在外時相欲傾之噉人告
變且扳臺臣同上奏琳沁巴勒曰凡為相者孰無間退

况托克托父子無大咎過奈何迫之於險終不從經筵
進講必詳必慎每讀譯文必被嘉納監察御史劾奏時
相帝不聽琳沁巴勒反復論奏不已由是忤上意出為
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遷拜湖廣行省左丞相復召知樞
密院事十一年潁亳兵起朝廷命將出師多失律致敗
數進言于時相不見聽復出為江浙行省左丞相十二
年移江西行省左丞相於時妖寇由蘄黃陷饒州饒之
屬邑安仁與龍興接境其民皆相挺為亂琳沁巴勒道

出安仁因駐兵招之來者厚加賞賚不從者命子哈喇
多爾濟與江西左丞和尼齊等乘高縱火攻散之餘干
久為盜區亦聞風順服先是江西行省平章政事道通
以寬容為政軍民懈弛琳沁巴勒至風采一新威聲大
振所在羣盜咸謀歸欵矣十四年八月以疾卒于官所
部為之喪氣事聞贈推忠佐運正憲秉義同德功臣追
封齊王諡忠獻子九人長達爾瑪次布達實哩翰林學
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僧格巴勒同知青海宣慰司

事哈喇多爾濟宣政院使僧格達實嶺北行省平章沙
克嘉實哩嶺北行省參政伊納克實哩大宗正伊克扎
爾古齊滿達實哩簽書樞密院事滿拉實哩內八府宰
相

廉和斯哈雅

廉和斯哈雅字公亮博囉哈雅之孫希憲之從子也父
阿哩袞哈雅廣德路達嚕噶齊和斯哈雅幼孤言及父
輒泣下獨養母而家日不給垢衣糲食不以為恥母喪

哀毀踰禮負喪渡江而風濤作舟人以神龍忌屍為言
即仰天大呼曰吾將祔母于先人神奈何阨我也風遂
止年弱冠大臣欲俾入宿衛辭曰吾伯父事世祖以通
經號廉孟子今方設科取士願讀書以科第進乃入國
學積分至治元年登進士第授承事郎同知順州事有
弓匠提舉滿達勒者怙勢奪州民田同列畏之和斯哈
雅至即治其事在官期年用薦者召入史館預修英宗
仁宗實錄尋拜監察御史時中書省有大臣貪猥狼籍

即抗章劾之語同列曰儻以言責獲罪吾之職也既又
劾奏明埒棟阿不當攝祭太廟遷都水監疏會通河隄
灤漆二水又修京東閘厯祕書丞會福總管府治中上
疏言二月迎佛費財蠹俗時論韙之出僉准東廉訪司
事遷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既而厯僉河東河南江
西廉訪司事陞江南行御史臺經歷時山東鹽法大壞
以選除都轉運使曾未朞月用課最賞賚金幣上尊至
正三年初行郊禮召拜侍儀使明年預修遼金宋三史

遷崇文太監自是累遷為河南行省右丞時有詔發民治決河徧騷屬郡亟以不便上言而時宰不用遷湖廣行省右丞以武昌失守連坐既而事白遷江西行省右丞時所隸郡縣多陷于賊乃與平章政事司徒道通協謀殫力以定守禦招捕之策就除本道廉訪使未幾江西省治亦陷和斯哈雅遁往福建久之除僉江浙行樞密院事改拜福建行省右丞以兵鎮延平邵武境內以寧居歲餘奉詔還治省事總備禦事且督賦稅由海道

供京師朝廷賴焉遷行宣政院使明年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卒年七十有一

伊嚕布哈

伊嚕布哈字彥明蒙古蘇達蘇氏生而容貌魁偉咸以令器期之未冠父圖卜特穆爾以千戶戍越因受業于韓性先生為文下筆立就粲然成章就試江浙圍中右榜第一方揭曉試官夢月中有花象已而果符其名

伊案

嚕布哈舊作月魯不登元統元年進士第授將仕郎台花傳內所稱屬附會

州路錄事司達嚕噶齊縣未有學乃首建孔子廟既又
延儒士為之師以教後進丁外艱至正八年朝廷立行
都水監以選為其監經歷尋擢廣東廉訪司經歷會廷
議將治河決以行都水監丞召之比至改集賢待制除
吏部員外郎奉命至江浙糴粟二十四萬石至則第戶
產之高下以為糴之多寡不擾而事集既而軍餉不給
又奉命出糴于江浙召父老諭曰今天子宵衣旰食惟
恐澤不下民而民不得其所耳然奈盜賊何夫討賊者

必先糧餉以我不汝擾故命我復來蓋討賊即所以安民耳父老其謂何衆咸應曰公言是也不踰月糧事以畢丁母憂中書遣賻且起復不應未幾太師右丞相托克托南征辟從軍督饋餉饋餉用舒陞吏部郎中尋拜監察御史首上疏言郊廟禮甚缺天子宜躬祀南郊殷祭太室繼又上疏言皇太子天下之本當簡老成重臣為輔導以成其德帝皆嘉納之陞吏部侍郎銓選於江浙時稱其公允適朝廷有建議欲於河間長蘆置局造

海船三百艘者伊嚕布哈即為書具言其非便言入中
書忤議者遷工部侍郎後分部彰德道過河間民遮擁
拜謝曰微公言吾民其斃矣會方重選守令以保定密
邇京畿除保定路達嚕噶齊陞辭詔諭諄切保定歲輸
糧數十萬石於新鄉苦弗便伊嚕布哈請輸京倉以便
之俄除吏部尚書保定父老百數詣闕言乞留監郡以
撫吾民遂以尚書仍知郡事會賊北渡河日修城浚濠
為戰守具廷議發五省八衛軍出戍外鎮伊嚕布哈疏

願留其兵護本郡遂兼統黑軍數千人及團結西山八十二寨民義軍勢大張賊再侵境皆不利遁去陞中奉大夫錫上尊四馬百疋僚佐增秩有差別降宣勅俾賞有功者召還為詳定使保定民不忍其去繪像以祀之去保定一月而城陷矣朝廷以伊嚕布哈夙負民望令入城招諭之抵城賊堅壁不出民多竊出謁拜者改大都路達嚕噶齊有執政以故中書令耶律楚材先塋地冒奏與番僧為業者伊嚕布哈格之卒弗與轉吏部尚

書會劇賊程思忠據永平其佐雷特穆爾布哈僞降事
覺被擒殺之思忠壁守遂益堅詔令伊嚕布哈招撫之
衆悉難其行伊嚕布哈毅然曰臣死君命分也奈何先
計禍福哉竟入城諭賊賊皆感泣羅拜納降還遷翰林
侍講學士俄復為大都路達嚕噶齊入見帝宣文閣有
旨若曰朕以畿甸之民疲敝特選爾撫吾民爾毋峻威
毋弛法或挾權以干汝於非法其即以聞視事之初帝
及皇后皇太子皆遣使賜之酒有權臣以免役事來謁

伊嚕布哈面斥曰聖訓在耳不敢違轉資善大夫拜江南行御史臺中丞陛辭之日帝御嘉禧殿慰勞之且賜以上尊金幣皇太子亦書成德誠明四大字賜之伊嚕布哈乃由海道趨紹興為政寬猛不頗詔進階一品為榮祿大夫既而除浙西肅政廉訪使會張士誠據浙西僭王號度弗可與並處謂姪同壽曰吾家世受國恩恨不能刺賊以報國矧乃與賊同處耶令同壽具舟載妻子而匿身木櫃中蔽以藁秸脫走至慶元士誠部下察

知之遣鐵騎百餘追至曹娥江不及而反俄改山南道
廉訪使浮海北而往道阻還抵鐵山遇倭賊船甚衆乃
挾同舟人力戰拒之倭賊紿言投降弗納於是賊即登
舟攫伊嚕布哈令拜伏伊嚕布哈罵曰吾朝廷重臣寧
為賊拜耶遂遇害當遇害時麾下奴諾海刺殺首賊次
子樞密院判官羅阿姪伯嘉努扞敵亦死之同舟死事
者八十餘人事聞朝廷贈攄忠宣武正憲徇義功臣銀
青榮祿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諡

忠肅

達爾瑪實哩

達爾瑪實哩字遵道齊哩克台氏其先北方大族六世祖居開平父阿拉克布哈江西行省參知政事追封趙國公諡襄惠達爾瑪實哩幼穎敏從師授經史過目輒領解至正五年經筵選充譯史益自砥礪于學搢紳先生皆以遠大期之轉補御史臺譯史遂除御史臺照磨十五年拜監察御史出僉山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未行

留為詹事院長史俄遷工部員外郎復留為長史明年
除中議尋陞參議詹事院事十七年為太子家令十八
年歷祕書太監吏部侍郎御史臺經歷中書右司郎中
十九年除刑部尚書提調南北兵馬司巡綽事盜逼畿
甸人心大恐達爾瑪實哩能鎮之以靜民恃之以為安
二十一年由中書參議陞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
二十三年冬遷上都留守兼開平府尹加榮祿大夫分
司土嶺東鎮三州以督轉輸二十四年朝廷以前中書

平章政事達實特穆爾來為留守時博囉特穆爾擁兵

京師而皇太子居于外達爾瑪實哩與達實特穆爾皆

以忠義許國相與結人心以觀時變未幾改授達實特

穆爾為大司農達實特穆爾謂達爾瑪實哩曰我至京

師則制於強臣未易圖也因留不行適塔奇勒以博囉

特穆爾命屯兵哈里泊託腹心於宗王伊蘇額布根授

以金印俾駐上都之東郊而以留守善安集兵於鄂濟

哩部落達爾瑪實哩遇之有禮善安辭去博囉特穆爾

復調特穆爾托噶蘇克至上都以守禦為名事益矛盾
達爾瑪實哩與之周旋略無幾微見於外而密遣前宗
正扎爾古齊伊嚕特穆爾潛通音問于汗哈勒哈及行
樞密知院伊埒岱爾請亟調兵南行又遣留守司照磨
陳恭取兵興州訪求在間官吏之有才者約束東西手
巴爾噶齊虎賁司糾集丁壯苗軍火銃什伍相聯一旦
布列鐵旗竿山下揚言四方勤王之師皆至特穆爾等
大駭一夕東走其所將兵盡潰由是達爾瑪實哩增修

武備城守益嚴二十五年皇太子在冀寧命立上都分

省達實特穆爾為平章政事達爾瑪實哩為右丞便宜
行事以固護根本七月圖沁特穆爾用博囉特穆爾命
以兵犯上都先遣利用少監特穆格齊至上都令廣備
糧餼遠近大軍達爾瑪實哩開陳大義戮之於市民情
乃定已而圖沁特穆爾帥鐵甲馬步軍蔽野而至呼聲
動天達爾瑪實哩飭軍士城守申明逆順之理以安人
心巡視城壁晝夜不少息夜遣死士縋城而下焚其攻

具而調副留守圖嚕默色哈雅引兵由小東門出與之
大戰臥龍岡敗之未幾博囉特穆爾伏誅圖沁特穆爾
皆奔潰而上都以安拜中書右丞兼上都留守提調虎
賁司加光祿大夫賜黃金繫腰仍命提調東西手巴爾
噶齊既而上都分省罷遙授中書平章政事上都留守
位居第一力辭不允明年召為大宗正府伊克扎爾古
齊又明年拜太子詹事奉詔至軍中宣明大義藩將感
悅遷翰林學士承旨秋除知樞密院事大撫軍院事初

大撫軍院之立皇太子用諤勒哲特穆爾達爾瑪特哩
實克巴延特穆爾李國鳳等計專備禦庫庫特穆爾既
而政權不一事務益乖各引去而達爾瑪實哩之至事
且無可為者達爾瑪實哩之卒也先一夕集賽官哈喇
章者阿爾拉氏阿嚕圖孫也夜夢太祖召見語之曰我
以勤勞取天下以傳于托歡特穆爾而阿裕爾實哩達
喇不克肖似廢壞我家法苟不即改圖天命不可保矣
爾吾功臣之後且誠實故召汝語汝明旦亟以吾言告

而主及阿裕爾實哩達喇汝不以告吾即殛汝告而不
改則吾它有處之達爾瑪實哩其人庶幾識事宜者然
知而不言將焉用之吾其先殛之矣明旦哈喇章入見
帝具以夢告帝令以告皇太子比出則達爾瑪實哩已
無疾而卒矣

元史卷一百四十五

元史卷一百四十五考證

額琳沁巴勒傳天歷二年以選為太子家令 按天歷

舊訛太歷據本紀改

額琳沁巴勒傳召還為銀青榮祿大夫復為御史大夫

知經筵事 按還字舊訛遠知字舊訛則並據文義

改

廉和斯哈雅傳吾伯父事世祖以通經號廉孟子 按

伯父舊訛大父考本傳和斯哈雅為希憲從子今據

金史卷一百一十五
改

伊魯布哈傳至正八年朝廷立行都水監 按八年舊
訛元年據百官志改

達爾瑪實哩傳與達實特穆爾皆以忠義許國 按達
實特穆爾原文作塔失帖木兒又作塔世達世俱係
一人今併改